

1



10318/113

战斗的友情

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编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(小說、散文选)

战斗的友情

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编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1959年·长沙

编号：(湘)1876

战斗的友情 (小说、散文选)

编者：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

出版者：湖南人民出版社

(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壹号)

长沙市新村路

印刷者：湖南省新华印刷厂

长沙市兴汉口

发行者：湖南省新华书店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1959年10月第一版

印张：6 3/4

195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32,000

印数 1——10,001

统一书号：10109·572

定价：(8)六角五分

前 言

自去年十月以来，我省作家和青年作者在党的总路线光辉照耀下，创作了很多反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及其他方面生活的散文、短篇小说。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，将其中一部分较好的作品，编成这个集子。谨以它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。

这个集子里，收进短篇小说十八篇，散文三篇。作者中有有經驗的老作家，有在各个领导工作岗位的老干部、將軍，有工人和农民，也有其他战线的劳动者。除开有經驗的老作家之外，这些同志，大部分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涌现出的、过去沒有从事过创作活动的新作者。在党的领导下，在政治挂帅和党的文艺政策指导下，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，他们拿起了笔，满怀激情地歌颂着党的光辉和偉大，描绘着社会主义的光辉灿烂的生活，给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增添了新的财富。

我们热切地期望着我省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，繼續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创作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优秀作品。

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

1959年10月1日

目 录

小說三篇·····	周立波 (1)
伏生和谷生	
“割麦插禾”	
小青和老虎	
在新修的馬路边·····	韓罕明 (11)
紅色交通站·····	王以平 (18)
陈書記·····	刘 勇 (41)
深沉的爱·····	謝 璞 (56)
秋的火焰·····	邓蜀芸 (71)
北雁南飞·····	衣冠履 (79)
二連科·····	苗 族向秀清 (91)
捉賊·····	李日賢 (104)
鉄山儿女·····	土家族孙健忠 (115)
水·····	馬忆湘 (139)
·战斗的友情·····	武秀山 (148)
·望果节·····	伍 祥 (157)
王山和李水·····	李綠森 (166)
两个女鋤工·····	李世俊 (169)
一枝人參·····	董佩文 (175)

我的小儿子.....閻先傳（178）

在鵬子姨姨家里.....鄒朝祝（186）

公社散記.....王中杰（192）

当兵日記.....少将陈志彬（198）

春天，永远不会消逝.....黄起衰（204）

新編三篇

周立波

伏生和谷生

伏生和谷生是邻舍，是朋友，有时也做做“亲家”，換句話說，就是彼此不講話。

伏生是伏天里生的，他媽媽替他起了这名字。谷生自然是谷雨那一天生的，但名字不是媽媽起的，是爸爸起的。他才生下来，媽媽就害产褥热死了，他是爸爸带大的。他的脑壳上有个光溜溜的大疤子，那是他三岁那年生大痲子留下的痕迹。要是媽媽在，痲子不会烂得这样地厉害，疤子也不会这样大了。爸爸虽說也細致，而且耐煩，但在带孩子这一点上，究竟赶不上媽媽。

伏生十一岁，懂好多事，也能干一些。谷生才八岁，未免有一点朦里朦懂。伏生在背地里常常跟人說：“谷生不聰明，不象他姐姐。”

谷生才讀初小一年級。他不爱整洁。衣服上，書包上，課本上，尽是一些藍墨水和紅墨水，有时候，还可以看見泥巴。泥巴怎么会到課本上来呢？連谷生自己也摸不清楚。

伏生讀四年級了，有了紅領巾。他懂得好多的事情。山野的飛鳥，他都認得，麻雀、烏鴉、喜鵲、鷓鴣、鷺鷥、野雞和竹雞，這些常見的鳥不消說，他都非常熟，就是“割麥插禾”^①，“落沙婆”以及杜鵑鳥，他也曉得。還有一種鳥，羽毛華美，尾巴老長；雌性一身白，飛時總是領頭；雄的披一身嫩黃色羽毛，总在雌的背後趕。伏生說，他們就是祝英台和梁山伯。“你看，”有一回，他指着飛到我們園里的這一對前世的爱人，告訴我說：“祝英台穿的是孝服。”

伏生又會上樹去摘苦櫛子，或是酸枣子。除四害講衛生，他成績最好。只有三天，他就在屋頂，牆角，樹巔，搗毀了十四個雀窩，捉了十只麻雀，還尋到四十二只雀蛋。

伏生本領這樣大，自然看不起本領不大的谷生。老實說，他的願意跟這痞子做朋友，一起踢毽子、跳行子，完完全全是看在他姐姐的面上。谷生的姐姐，民办中學的學生，在伏生看來，本領比自己高得多了，他對她心悅誠服。有時挨挨她的罵，也不生氣。“蠢東西，這都不會。”每逢這樣罵他的時候，他心領了，真的覺得自己不聰明。

但一看見了谷生，他就感到，真正蠢的，不是自己，而是痞子。有一回，谷生手里拿一支粉筆在我房間的門窗上，地板上，任情抒寫。在雙合門上，他得意地寫道：“ $8 + 1 = 7$ ， $9 + 1 = 7$ ， $7 + 1 = 7$ 。”不等他寫完，伏生奪過粉筆來，在這高明的算式的旁邊，給他批了幾個字：“成績很好，5分。”丟了粉筆，他學了谷生姐姐的口氣，罵道：“蠢東西，

① “割麥插禾”似即布谷鳥。

“7 + 1 等于 7 么？”谷生不做声，自然是心領了这句浸透了友誼的痛罵。

春天的夜里，长方桌上，煤油灯下，孩子們在打扑克。谷生姐姐也参加了。伏生和谷生都在旁边看。谷生姐姐的敌方的一个孩子的梅花K，沒有趁他对方出大牌时銷去，伏生在旁边俏皮地說道：

“糟了，糟了，月亮掉在井里了。”

听了这话，谷生姐姐机伶地眨眨眼睛，猜到敌手的牌有点問題，連忙出个大牌，把K拿下了。她得意地跟对方笑笑：

“多亏我吧？”

“多亏你生个胖孩子。”也很得意的伏生信口說了。

谷生姐姐发火了。把牌往桌上一丢，問道：

“伏生你說什么？”

她滿臉緋紅，又羞又恼，眼泪花花蒙住了眼睛，低着脑壳，冲出去了。

从此，谷生姐姐和伏生不講話，做了“亲家”了。从此，谷生要跟伏生玩，也不行了，姐姐不允許。

“谷生，你来不来？”

姐姐一看见弟弟和伏生一起，就要这样叫开他。谷生和伏生也做“亲家”了。谷生总是想跟伏生玩，学点东西，但又不敢。

端午节，谷生爸爸做了糉子，要送一点給邻舍，这差使落在谷生姐姐的身上。父亲的使喚，她不得不去。她提一挂糉子，走到伏生家，往桌上一放，就跑走了，什么也沒說。

“这妹子瘋了。”伏生媽媽說。

伏生奉了媽媽命，送綠豆糕給谷生的家。他從從容容放下禮品，趁此機會，笑嘻嘻地跟谷生姐姐說了几句話。

从那以後，兩人又好了。谷生和伏生自然也就和解了，又在一起玩。他們時常在一起搗雀窩，踢毽子，跳行子，有時還到山里去找野貓子的洞。

1958年7月

“割麥插禾”

吃過夜飯，天色還早。下邊屋里的伏生和谷生到這里來玩。兩個孩子站在階磯上，望着碧青的山里的各種各樣的飛鳥，發出各種各樣的議論。他們看見一只鳥從左邊的山里起飛，邊飛邊叫，一会儿，落在屋端一株酸棗子樹上，還是在啼叫，啼聲好象是“割麥插禾”，人們就叫它“割麥插禾”。

“你猜，‘割麥插禾’，是從哪里來的？”十一歲的伏生擺出蠻有學問的樣子，考試谷生。

“天上來的。”八歲的谷生沖口說。

“天上來的，迷信！”伏生不屑地看谷生一眼，這樣地說。

“不是從天上來的，那你說是從哪里來的呢？”谷生這樣問。他每逢不懂的事，總是這樣地反問，來學取人家的知識。

“你說，我是問你呀。”

“我是問你，你說嘛。”

“料想你也不曉得。告訴你吧，它呀，是从北京来的。”

伏生說。

“是从毛主席住的北京来的么？”

“哪里会有两个北京呢？”

“他一早晨，就把人叫起，天天一样，比我們李队长还要經心。”

“他要叫到六月才回去。”伏生又补充一句。

“回到哪里去？”

“北京，那还要問。”

“他在北京有家嗎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在树上嗎？”

“听。”伏生沒有馬上回答谷生的話，傾耳听鳥声。“割麦插禾”一声声不停地啼囀，从前山叫到后山，又从后山叫到远山去。谷生尖起喉嚨，学叫了一陣，于是又問：

“你說，他北京的家也在树上么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那么在哪里？”

“在天安門。”

“是毛主席住的天安門么？”

“难道还有两个天安門。”

“那他不是天天看見毛主席？”

“是呀！要不，劳动观念会这样好嗎？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了，从早叫到黑，叫得口里都要噴血腥气，等六月回去，

他要吐好几回血。”

“你說，他为什么这样地好？”

“思想解放了，誰都好了，豈独是他。”

“不曉得他吃些什么？”

“露水，花苞，青叶子菜。”

“不吃飯么？”

“沒有灶屋，怎么煮飯？再說，也沒有功夫。”

“怎么不到食堂里去吃？”谷生又問。

“沒有粮票，你招待他？”

“如今吃飯不要錢，他要來了，粮票可以找李隊長設法。今年禾苗这样好，不要說是他一个，就是十个二十个，我們也能包。”停了一会，谷生又問：“你說，这种鳥，北京来了好多个？”

“好多呵！当然只有一个嘛。他叫人起早睡晚，鼓足干劲，把麦子割了，禾插了，就回去了。”

“还来不来？”谷生恋恋不舍地望着山里，好象他所关心的这位朋友：“割麦插禾”，馬上要走了一样。

这时节，在山里的树蔭深处，在发散着草的青气，花的芬芳的清亮的空間，“割麦插禾”一声声叫着，从这座山到那座山，从那个村庄到这个村庄，声音嘹亮而紧急，好象是催人赶季节一样。

“割麦插禾”，“割麦插禾”，谷生又尖起喉嚨，学它叫了。

小青和老虎

小青天天上山砍柴禾，天天到断黑，才用千担①把柴捆一担担挑回。

这一天清早，照例地，他唱着歌，扛起千担，用柴刀的背在那竹槓上敲得梆梆地发响，给自己的歌打着拍子，又进山去了。

砍了半天，不觉到晌午，回来吃了三碗茶淘饭，他又上山了。

天黑时分，他收了工，挑起一担碧青的柴禾正要往家走，忽然听得背后柴蓬里，有个东西在走动，擦得霍嚓霍嚓响，小青吓一跳，慌忙撩下柴禾担，回身去察看，心里默神：“怕莫是野物，是黄豺狗吧？”

那家伙越响越近了，小青一眼不瞬，盯住响动的地方，只见茂密的巴茅丛里，露出一只巨大的，毛拂拂的圆脑壳。

“一只老虎！”

小青失声叫起来。他吓呆了，腿子发软，眼前一漆黑，想逃，脚不信使唤。那家伙也没有动弹。牠站在那里，喜得发昏了，鼓起两只灯笼一样的亮闪闪的眼睛，盯住小青子，不时伸出红舌头，舐舐嘴巴。牠要饱餐一顿了。

过了一阵，小青首先恢复了清醒的神志，连忙往身边一棵松树上爬去。他四肢抱树，连梭带伸，迅速上到了树顶，

①千担即两端削尖的竹子作的挑柴的杠子。

騎在一條橫枝上。這時候，老虎也竄到了樹下。牠抬起腦壳，暴怒地望着小青，大吼一聲。這聲音惊天動地，把小青吓得差點從樹上掉下。他閉了眼睛，不敢看下邊。

又過了一會，小青的心鎮定了一些。他睜開眼睛，看見老虎正用牙齒使勁啃樹杆，那目的是很明顯的，松樹一倒，小青自然是牠口里的食了。

松樹啃去了一半，老虎累了，嘴巴又被松脂油粘住，好象吃了最粘最粘的奶油太妃糖，動作不方便，牠用舌子來舐，也舐不干淨。小青看了這情景，心生一計，騎在樹枝上，滿臉陪笑，謙和地叫道：

“虎大哥，您累了，嘴巴住了吧？快到山下小河里去漱一漱口，喝兩口水，潤一潤喉嚨，歇歇氣再來。”

老虎一听，覺得有理，就問：

“小河在哪里？”牠四面亂看。

“在山脚下。”小青用手指一指右邊。

“你不会跑吧？”老虎望一望小青，又看一看山下，想去漱口，又不放心。

“哪里？”小青忙道：“您說哪里話？您太看不起人了。跑？我怎么会跑？我怎么会想到跑呢？我跑什么？为什么要跑？”

“你怕我……”老虎亮一亮牙齒，舐一舐嘴唇，顯然覺得下邊的話說不出口來，就頓住了。

“我怕您什么？”小青活潑地說：“我才不怕呢，況且是您口里的食，跑也跑不了，逃也逃不掉。俗話說：‘人不犯虎星，虎不乱伤人。’您既然看得起我，決定要吃我，可見我犯

了虎星，該原是要归您吃的了。我很高兴做您肚里的客人，虎大哥，使您滿意。”小青說得很动听。他看穿了，这老虎只有把蛮勁，其实是一个優角，就說了这么一篇。老虎听了，覺得有理，高兴非常。牠放心落意，搖頭摆尾，往右边山下的小河里漱口和喝水去了。

小青看見老虎走远了，慌忙从树上梭下，刀也不要，千担也不拿，飞也似的往老虎相反的方向，左边的山脚狂奔猛跑，两只脚板被尖柴莧子，刺蓬里的刺，扎得稀烂，血糊里搭的，他不覺得，也顧不得了。

他气喘呼呼地跑回家里，把这遭遇一五一十告訴爸爸和媽媽。他二叔在旁，听了这話，一声不响，起身找了枝鳥枪，揹起就走。

“到哪里去？”小青爸爸問。

“寻那家伙去。”

“你一个人去还行？”

“怎么不行？我沒見過么？”小青二叔是个猛胆子，是打猎能手，他跟一群老猎戶打死过三只老虎。

“个人英雄主义是不好的。”小青爸爸一面批評他二叔，一面找枪。“要去，我也跟你去，再邀几个民兵小伙子。”

“要得。”

小青爸爸和二叔跟民兵們一起，都拿着鳥枪梭标，往山里跑去，小青也要去。

“你去做什么？还没有吓得足呀？”小青媽媽从灶屋里伸出头来，这样地說。

“我怕什么？人家去得，我也去得。”小青一面回复他媽

媽，一面拿一枝梭標，一顛一跛地跟在大家的后臀走。

才到山下，他們聽見起了一聲巨大鈍重的吼聲。他們知道，這是老虎找不到小青，在發燥氣了。進到山里，二叔吩咐大家四散擺開，一齊上山，對着老虎所在的大松樹底下，展開一個八面包抄，越縮越緊的形勢。

“快上樹。”看到了老虎，二叔發令，自己首先爬上一株大櫟樹。看見大家都爬上樹了，他對准老虎，開了一鳥槍，槍子打中了老虎的肚子，牠咆哮着，奔到了他的樹下，跳起老高。落下地時，那家伙的腦殼上又中了一槍，是小青爸爸在另一株樹上瞄準射擊的。老虎倒下了。

“虎大哥，還要吃我嗎？”小青從樹上梭下，跑到死老虎跟前，這樣發問。

人們抬着死虎下山去了，小青尋到了柴刀和千担，也下山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小青用柴刀的背敲着千担，給自己唱的歌打着拍子，又要上山砍柴禾。

“小青，你還沒有吓得足呀？”媽媽從灶屋里伸出頭來問。

“還怕什麼？老虎早見閻王去了。”

“這普山普嶺，只有一隻？”

“再有，再打。”

小青唱着歌，快快樂樂地又上山去了。村里人都說，小青是個勤勞、勇敢、機伶、而又十分快樂的孩子。

1958年7月

在新修的馬路边

韓 罕 明

傍晚的天气仍然是悶热的。职工們和来工地參觀的人們，吃过晚飯，洗了澡，都喜欢到街坊周圍的田野間散步。街坊一色是新建的；周圍的田野——也正是准备扩建街坊的地区，目前仍长滿着綠油油的庄稼。“夏云多奇峰”，云峰在夕阳的返照里添上了鮮艳的霞彩，更显出了惹人注目的瑰丽。散步的人們被这天边的自然图画吸引着，有的边走边望了望，有的坐在草地上边聊天，边欣赏。

在一道笔直的柏油大道那边，越过一片准备植林的开闢地，正在建筑几个大工厂；这是計劃兴建的十来个大工厂的头一批工程。在那里，日夜傳来了汽車声、起重机声，和隱約的呼喚声。

这边的街坊工程，目前只有日班，但是，在街坊南端新修的馬路上，却有一架压路机在緩緩地碾路。高高地坐在駕駛台上的是一个未脱农村装束的女学徒，长圓臉，新近才剪了辮子，看来只有十七八岁。她是吃过晚飯，又来加班練技术的。晚霞照映着她健康的臉色，她絲毫沒有感覺到現在已經是傍晚了，仍然一股勁的操縱駕駛盘。她那全心傾注于駕駛机械的热忱，使人頓然感到了劳动者的庄严！